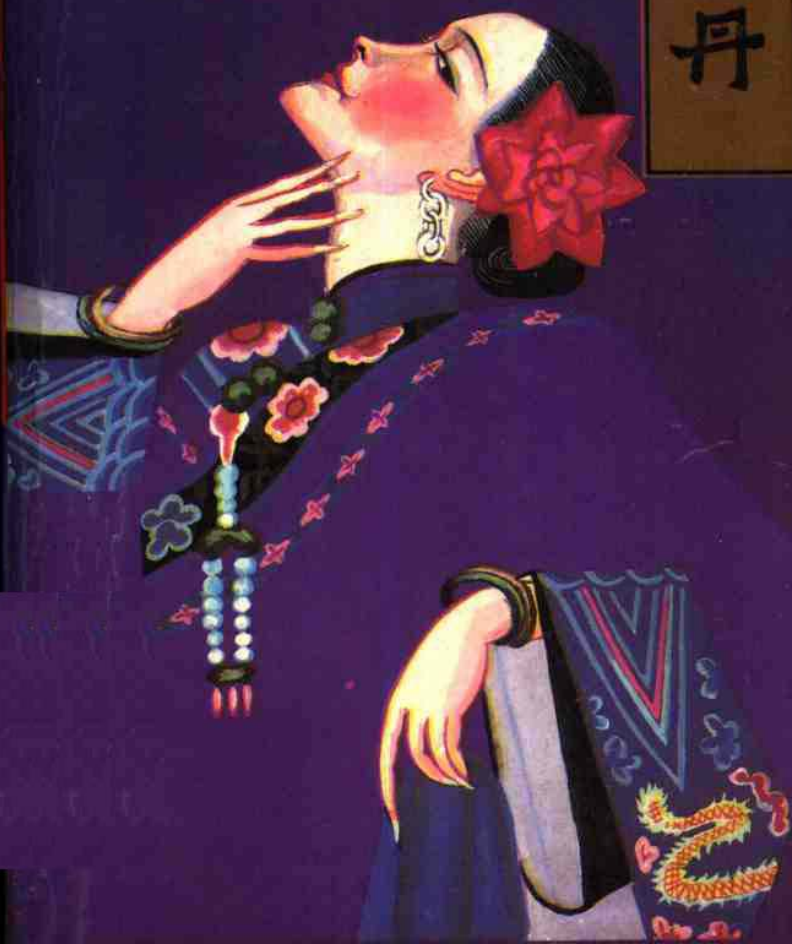


林語堂

紅牡丹



林语堂 著

紅牡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 · 北京

本书原用英文写成，1961年在英国出版，后在台湾有不同译本。现据台湾女作家宋碧云女士翻译、台湾远景出版社的中文本印行，参照其他版本对个别文字标点作了校正。

本书描写清末年轻寡妇牡丹，反叛封建礼教，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和“理想的男人”，先后与已婚的旧恋人、堂兄翰林、天桥拳师、杭州诗人等热恋同居，惊世骇俗的“艳迹”使她成为新闻人物。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情妇生活使她苦闷压抑，终于在遇险获救后，找到了爱的归宿。作品表现了对压抑人性的封建“理学”的憎恶，也表现出对恣意任性的爱情的反思。

封面设计：阿沁

内封设计：阿沁 田牛

红 牡 丹

Hong Mu D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254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3 $\frac{1}{4}$ 插页2

1988年5月北京第1版

1988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250,000

ISBN 7-02-000358-3/1·359 定价 3.20 元

本书原用英文写成，1961年在英国出版，后在台湾有不同译本。现据台湾女作家宋碧云女士翻译、台湾远景出版社的中文本印行，参照其他版本对个别文字标点作了校正。

本书描写清末年轻寡妇牡丹，反叛封建礼教，大胆追求爱情自由和“理想的男人”，先后与已婚的旧恋人、堂兄翰林、天桥拳师、杭州诗人等热恋同居，惊世骇俗的“艳迹”使她成为新闻人物。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情妇生活使她苦闷压抑，终于在遇险获救后，找到了爱的归宿。作品表现了对压抑人性的封建“理学”的憎恶，也表现出对恣意任性的爱情的反思。

封面设计：阿沁

内封设计：阿沁 田牛

红 牡 丹

Hong Mu D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254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3 $\frac{1}{4}$ 插页2

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250,000

ISBN 7-02-000358-3/1·350 定价 3.20 元

民前十一年(西元一八九一)四月二十三日，高邮盐运司故主任秘书费廷炎的遗体在灵堂开祭，死者的友人都来行礼，每个人向黑色棺木深深行三鞠躬，然后轻轻退开——男人站一边，女人站一边。这是权宜的措施，由费家的几位朋友仓促安排而成，然后遗体就要运回死者的故乡去安葬。

那天很闷热。四、五十个男宾、女宾和小孩挤在一座小院子里。费家住的是一间租来的旧宅，天花板的梁柱露在外头，没有上漆。朋友们大部分没有来过，发现费先生和费太太住处这么简朴，觉得很意外，因为费先生是嘉兴——上海附近的湖泊区——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出身的。部分宾客聚集的书房里，空空的摆设和书籍还颇有凌乱又诗意的气氛呢。两扇格子窗原来的大红朱漆已褪成碎裂的粉红色，窗外射入一道微暗的光线，因为宾客的身影动来动去，交头接耳，屋里更显得黯淡了。有些女客注意到窗户角落边的蜘蛛网，断定年轻的寡妇一定不善理家。

费廷炎的很多同事都抱着好奇心前来，想看看这位小寡妇，他们听说她是个大美人呢。他们知道，她今天会站在棺材边，向宾客答礼。

阴沉的告别式害大家都觉得很不安，有点不对劲。凄

惨的丧礼气氛，可怕的棺材，和半掩在麻布下的小寡妇白皙的面孔显得很不相称。她象活人祭品般封在那顶粗麻白布帽和笨重的麻布丧服里。那半月形的身影，长长的黑睫毛，挺直的鼻梁，甘美的嘴唇，美丽的下巴，在房间那一角的暗处闪闪生辉，供桌上的一对大蜡烛闪耀着苍白、鬼样的微光。低低的头部似乎正抗议这样的命运。他们知道她才二十二岁。照当时最佳的道德传统，学者或上流富家的寡妇是不兴再嫁的。

男士们都很同情这位漂亮的小寡妇，同情她要牺牲如许青春和美丽。这些男人大都是盐运司的人员。大多数已经结婚，怀着不同的动机带妻子前来。有些人当做社交上的义务，有些人对于霍乱瘟疫中死神骤然夺去他们中的一分子感到震惊。小职员（他们不喜欢这位傲慢、神气的同僚）前来是因为司长曾命令他们交出丰厚的奠仪给这位寡妇，以全体员工的名义致送——他们负担不起，死者富裕的家人也不需要这笔钱。其中有一个人的妻小再过一个月就要迁来，他已租好房子，希望找到一顶好铜床和几张红木椅子；他知道这位寡妇要走，家具也许可以便宜买过来。

薛盐运使是一个五官尖削的高个子，对于棺材店缺货的时候，大家透过他的权势竟能买到这么好的棺材，真感到特别得意。他希望看到每个人赞美这座棺材，所以传出寡妇是大美人的消息。她一向很少露面，他是有幸见过她的少数人之一。

她的夫家没有人来帮忙，盐运司为寡妇尽了最大的力

量。他们费家只派了一个老仆人来帮忙运遗体，但是连生耳朵半聋，葬礼上完全派不上用场，因为他不懂当地说的普通话。

照规矩该有一位死者的亲人站在棺材尾向宾客回礼，连小孩子都成，但是费太太没有小孩，所以她自己站在棺材后面，象一堆可怜的粗麻布包裹。偶尔她的双脚移动一下，麻布包就晃了晃。你可以看出那黑睫毛的眼睑眨呀眨眼地沉思着。偶尔她抬眼瞥视，看到又象没看到眼前的人群，迷朦的眼神显得对一切仪式都漠不关心。粒粒汗珠在她额上闪现。眼睛却干干的，她既不轻轻吸气，也不大声号哭，照规矩她应该这么做才对。

来客中很多人注意到这回事。她竟敢不哭！依照传统的礼俗，她在丈夫的丧礼中一滴泪都不流，也没有伤心的表现，真是太令人震惊了。她只照规矩鞠躬答礼，什么都不做，这种情形太明显，一切守礼的人都觉得很不高兴。就象看一根点燃的爆竹居然不爆炸一样。

有些男人退到面向前院的东厢房。他们热心谈论这一切。

“想想老费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太太，居然还到处拈花惹草！”一位年长的男士说。

“这种事谁说得准？你看到她的眼睛了吧？这么深邃、闪亮的明眸。就是我们说的‘水性杨花’。丈夫死她一定不太伤心。”

“我看到啦。那双眼睛多漂亮多热情！我打赌她会再

嫁。”

“住口吧！”另一个同事恼火说，“我们有什么资格评断呢？不错！就算有瘟疫，我知道廷炎有两个哥哥，即使老头自己不来，也该派一个兄弟来，不该让年轻的寡妇自个儿料理一切。”

“连吸吸气，呜咽一下，抽噎一下都不肯。”一个长袍垂到脚跟的瘦小男人说。

“他们不该让她苦撑。她不能这样子一连站好几个钟头。”一位年过六十，方下巴，戴着广州水晶玻璃眼镜的温厚老者说。他是王先生，私塾老师，死者的邻居。他留着灰白的髭须，稀疏泛黄的胡子，获得高龄学者应受的尊重。他那只两尺长的烟杆没有点燃，似乎不知道怎么拿法才好。

薛盐运使带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插嘴了。他那又黑又浓的髭须迅速摆动，他说，“除了我们这一圈人，我想今天没有多少宾客。只要我们不说话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。尤其不要把它化为大问题——她有没有照规矩号哭。至于运棺材的事，我已经叫我的外甥来帮忙。没有人会说盐运司没有尽到全力。”

一个轮廓不明显的后辈轻轻哼了一声。“不错，正如你说的有瘟疫。”他向私塾老师说。“他家人也不该这么怕法。他们应该派他的哥哥来。丧礼究竟是丧礼嘛。”

“当然，他们会在家乡举行正规的仪式。他们只想把遗体运回家。不过我总认为他们该替这位寡妇想想。她还这么年轻。”

“她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二岁。”私塾老师说。

“他们结婚多久了？”

“我太太告诉我，才两三年呢。看起来不太幸福。嚟。这不关我们的事。”这位学者谨慎地结束了这段话题。

这时候师娘露面了，低声和她丈夫说了几句话。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宽脸妇人，上唇很长，随时随地散发出从容和愉快的气氛。

“如果没有新客来，你可以通知费太太退下去。现在都快晌午了。一个女人那样站好几个钟头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又没有人替换她。好心一点吧，老爷们。”

老学者站起来走向高高的盐运使。“薛先生，这算不上什么大仪式，我知道。我想我们最好现在就走吧，不留下来吃面了。谁也吃不下，怜悯在心嘛。局长，您若开口，我们全部告辞，让费太太休息。”

薛盐运使滚动的双目微微眯起来，可见他虽然干了些声名狼藉的勾当，谈到女人，也未必不懂得怜香惜玉。

“当然，”他用沙哑的声音说，“你说得真对。”

他再入大厅，大家都当做一种信号。他没有开口；他眨眨眼睛，大家看着就明白了。外甥小刘一直在记礼金礼物和宾客的姓名，这时候由门边的桌子旁站起来，将礼簿盖好。大家依次走近棺材，向死者告别，每个人都默默鞠躬，毕恭毕敬轻轻走向门口。

老薛在棺材边多逗留一分钟，用指节敲敲棺面，聆听它

坚硬的砰砰声，绽放出无限满意的笑容。

“多美的木材！”他爱慕地呢喃道。

这时候年轻的费太太抬起头，显得松了一口气，眼中仍是那一副出神的表情。

客人走后，王老师留下来。他太太负责弄一顿汤面和馒头的便餐，这时候留下来协办各种礼仪。就算公务上的朋友都离开了——主要是盐运司方面的朋友——还有各色各样的邻居来行礼悼丧，礼俗必须严格遵守。得发馒头给那些送礼的人。这些琐事需要女人来照应。

年轻的费太太心里很感激。王先生和王太太是她的邻居，住在街道的另一头，费太太年轻寂寞，常到他们家陪孩子玩，她很喜欢他们。他们算不上她或者她丈夫的密友；但是她需要帮助的时候，灾祸意外降临她家的时候，大家撇下她一个人来料理整个复杂的丧葬事宜和礼俗，这一对夫妇突然伸出了她最需要的同情和援助之手。

“真谢谢你。”王太太扶她进卧室，她单纯却很生疏地说。她说这句话，甚至没有看王太太一眼——声调年轻、和谐却特别柔美，象余韵清脆的小铃铛似的。她说话象小孩子，不做作也不动感情。然后，仿佛追述般，她又加了一句，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捱过这一切。”

“喔，你不过一个人嘛。”王太太回答说，“这是朋友最起码的责任。”

简单的道谢，对方也以同样单纯的态度接受了。

师娘继续说，“现在你躺一会儿。我到厨房给你端一点

汤来，你别担心分送礼物的事，我会料理的。返乡之行你还需要力气呢。”

她帮助寡妇脱下丧服。一个迷人、年轻、少女般的白衣体态浮现了。牡丹(她的名字)今天总算克服了搽粉抹唇膏的诱惑——那可能会招来一顿非议哩——但是青春的自然花朵和她那嘬起的樱唇其实不需要化妆。师娘看到她额上的汗珠，递一条毛巾给她。

“穿丧服一定很闷，”师娘一面帮她擦前额，一面说，“天气暖得出奇。”

少妇的眼脸上现出两滴泪水，含在那儿，眼看就要滴下来了。但是她勉强克制。

王太太走出房间，她伏在床上，这才痛哭起来。自从她丈夫死后，实际上从他染上瘟疫以后，这是她第一次哭，痛哭流涕。最近几天她想哭也哭不出来。现在闸门一开，挡不住的热泪就汹涌而下，象决堤的奔流似的。

她躺着左思右想，不是想她丈夫，而是想她自己，她渺茫的将来，她还要过下去的年轻的一生。她丝毫不为这没有爱情的婚姻而悲恸，那是她父母不顾她反对硬生生安排的。她的一生遭到连串的挫折，不只因为费廷炎公开拈花惹草，或者他粗俗自负，老是摆出她最看不起、最讨厌的架子来吹牛。她天生敏感热情，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，曾深深经历一段无望恋情的欢乐与痛苦，曾为一个硬被人拆散的男人尝遍激情的剧痛与悔恨。她的恋人金祝现在已经娶妻，有了两个孩子。但是他们在她婚后还秘密来往。她自觉象一只蛛网

上的苍蝇，陷入迷乱她心绪和思想的盘结中。如今她的眼泪由不知名的深泉里涌现出来，含有一种热望，一种她不明白的渴望。然而，这一哭使她觉得轻松不少，心里好过多了。

所有女客都哀叹她命苦，这么年轻就失去丈夫，要终身守寡，她在心里嗤嗤偷笑。女人们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她们都同情她，她们都坦白说这么年轻守寡太“难”。（根据习俗，她们谈论寡妇就和谈论新娘一样，当着她们的面直言无讳，因为寡妇和新娘都不宜还嘴。）

女士们猜想，她会为贞节付出完全的代价。寡妇守节被明分为两大类，丧夫的人应该渴望变成其中一种——终身守寡的“节妇”，和自杀反对逼婚的“烈妇”。

牡丹嗤嗤一笑打断了这些念头。她的生活乐趣和青春的本能告诉她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她有意追寻男女生命中善良、美丽、令人满足的一切，这个念头自有她读过的文章做后盾，她太聪明了，才不会让妇人之言干扰她呢。神经质，生性鲁莽，敏锐，高贵，又渴望理想，她不太顾念一般的礼俗，如果她刚好泣啜或大哭，那是因为她想哭。

王太太在厨房耽搁了好久，她用托盘端着热汤、几碟开胃辣菜来，发现这位少妇黑发披肩，弓身在一个竹制书架上，完全不象寡妇，正在找一样东西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王太太叱责说，“来，你得吃一点东西。”

少妇回头，王太太看到她眼中激动的神采。牡丹脸红了，仿佛内心的秘密被人看穿似的。

王太太搬动一张椅子。“现在坐下来吃吧！”她的语气

简直象妈妈，“我煎了几个火腿蛋，我陪你吃，看你吃下去。”

牡丹真正露出了愉快的笑容。她知道王太太对五个孩子的态度，她对这位妇人的热心丝毫不感到意外。

不过，王太太边吃边看牡丹红肿的双目，热切地说，“我真希望那些客人现在看到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牡丹不解地问她。

“你真的哭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他们会赞许。”小寡妇骂道。

空洞的眼神再度出现，牡丹默默吃她的蛋。刚刚躺在床上，没有人知道或了解她哭些什么。她希望王太太不在，她可以一个人静静想她的心事和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。她希望自己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师娘千万别看她的情书。

“我进来的时候，你在找什么？”王太太想打破沉闷，便说。

“找我们的府志，杭州府志。”她扯了一个谎。

“那是你的故乡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余姚县人。”

“我想百日过后，你要回娘家吧。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王先生敲敲敞开的房门。他要茶。他在书房里吃完饭，想知道她们怎么样了，她太太什么时候能够回家。

“你先回去。我要陪费太太，她得收拾行李呢。”

老学者觉得很意外，小寡妇竟站起来请他进屋。学者犹豫了一下。他是长辈，他太太又在，但是他的一切教养还

是不容许他踏进一个邻妇的卧房。

牡丹看出他犹疑的脸色，就走向门边，恭恭敬敬叫他“王老师”，然后说，“我真该谢谢你们伉俪帮这些忙。我把茶端到书房去，请你给我出个主意。”

一分钟后，小寡妇手拿托盘出现，将茶端入书房。王先生站起来，说了一句“不敢当”。

牡丹的态度干脆、活泼，实在不象一个丧夫才两星期的寡妇。王先生看到眼前青春的身影，心微微抽痛了一下。二十出头的漂亮小寡妇，注定要终身守寡。他确定，理当如是。至少做官的学者孀妇有这么一条礼俗，平民的孀妇常常再嫁，但是依照儒家对妇人的礼教，秀才或举人的孀妇是不兴再嫁的。

这时候，王老师觉得很难想象这位少妇终身守节。她看起来就不象。

“老师，你真好。我该怎么办，你可以给我出个主意。明天我就和连生回家，护灵回去。我上船的时候，当然要穿麻衣。有必要一路都穿吗？”

“费太太，这是心意的问题。当然你上船和下船的时候应该穿，尤其是下船，那时候你的公婆会来接你。”他上下打量她说，“你不该这副样子。我认为有必要。你应该一路号哭，直到灵柩抬入你丈夫家为止。当然我对你的公婆一无所知，但是照理他们会希望你这么做才对。有姑嫂和邻妇，她们都会看着。你不希望她们在背后闲话吧。”

老师这话说得很流利，很熟练，活象寺庙或古迹的职

业向导。

“我会有什么遭遇?”

“可能你家会领养一个孩子来继承你丈夫的香火。大家往往这样做。他们说有一个孩子养，可以帮助年轻的寡妇心意坚贞。不过你听着，我并不是说少年守寡很容易，但是总得熬哇。你丈夫有官阶吧?”

“其实不算。政府筹银赈灾的时候，他捐了一个‘贡生’。那是我嫁他前一年。你知道，‘秀才’一千大洋，‘举人’三千，我想‘贡生’是五百大洋吧。”

老师盯着少妇的面孔，说了一声“我明白了!”

“您的意思是?”

老师的态度很亲切。“是这样。一切全在你，完全在你。我不该讨论这件事，不过你问了我。你要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一切全在你。实际上秀才的寡妇从来没听说再嫁的。但是我们说，‘贡生’还有机会。这也得看你的夫家。他们说要替你领养一个孩子，你就知道他们的希望了。”

“你认为这样对吗?”

“我说过，这是心意的问题。还有，这也看你的夫家要怎么替你打算。”

“你不认为一个女人宁愿有她自己的孩子吗?”

老师真的很窘，他满面通红。

“我想你应该和你的母亲讨论这个问题。我想她还健在吧?”

“是的，在杭州。”

“喔，那就别多想了。做个好媳妇，熬过百日的丧期吧。也许他们会准你回娘家休息一阵。杭州不远。听说你是杭州梁家人。你听过杭州的梁孟嘉吧？”

牡丹的脸色突然一亮。“当然，你是指梁翰林。事实上，我们是同宗——堂兄妹。我们族人都叫他‘我们的翰林’。只有他这么一位。”她显现的自傲不难了解。平均说起来，一姓也许要一百年才能出一位翰林。这个功名是每位同宗帽子上的冠羽。

“他应该能给你出主意。”

“他几乎不认识我。他一直在北京。他返乡的时候，我只见过他一次；我当年才十岁或十一岁。”

“我以为你认识他。我在书架上看到他的几本文集。”

牡丹摇摇摆摆，懒洋洋走到书架边，指着第二层架子上的三册书，骄傲地说，“喏，就在那儿！”

薛盐运使的外甥刘先生进来通知费太太，他们已经雇好一条船，第二天一早走大运河，随时等她动身。他会派人帮忙抬行李。说实话，小刘看到寡妇脱下丧服，快快活活和老师谈天，觉得很意外。

不经意谈到北京的“翰林”，牡丹心里留下了快乐的回音。感受性极强的十一岁那年，她见到当年二十七岁的梁孟嘉中举回杭州。他曾用手摸摸她的前额，说她“俏”——这句恭维话左右着她少女时代的光阴。人像、记忆、声音和她家花园的一棵树木一时都由那久已忘怀的回忆里跳出来，猛刺着她疲惫的神经。

王太太真好。虽然年轻的费太太从来不向她吐露心声，虽然她明天就要走了，可能一辈子不再回来，她却认为照顾牡丹是她人道上的职责。

这回收拾行李大部分是女人的工作。牡丹只带她个人的财物。家具，厚重的家居设备都要留下；以后再卖掉或运走。

王太太帮她回绝要来的访客，派人送来麻线、锁头等必备的东西，还买了一张油布来遮行李。她不时说一句鼓励的话，抛来一个笑容，拍拍牡丹的肩膀，牡丹觉得王太太拿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。但是牡丹深深感动，诚心诚意拿出一个玉胸针做为告别的礼物，王太太却生气了。

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我来帮忙，是因为我觉得你需要帮手。因为我想来。你花钱雇我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诚心诚意的。我想送你做纪念。”

王太太不答腔。她硬把礼物放回去，塞入皮箱的一个隔层内，使她的话具有决绝的意味。

王太太的儿子跑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家，做母亲的人说，“告诉你二姊自个儿做饭。我要留下来陪费太太吃晚饭。”

蜡烛点上后，老师不自觉又回到费家，他记得小寡妇谈到“我们的翰林”，她说到翰林时，声音里有一份几近童稚的热情，就象信仰的告白似的。他想起一个小男孩在街上得意洋洋大喊“那陀螺是我的”那副情景。他想听听这位寡妇再谈谈梁翰林。